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
人民教育出版社



九

傳

〔三〕

標點校勘本

高麗史

九

傳
〔三〕

孫曉
主編

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
人 民 出 版 社

高麗史一百十一

列傳卷第二十四

廉悌臣

廉悌臣，字愷叔，小字佛奴，中贊承益之孫。少孤，長于姑夫元平章末吉家。泰定帝自晉邸入繼統，末吉率悌臣迓駕于和林，帝一見奇之，命宿衛禁中。賊臣御史大夫帖失誅，以女弟賜之，悌臣曰：“臣雖無知，不願近逆黨。”帝益重之。居數歲，以久不省母乞告，帝命降香金剛山，還授尚衣使。又請歸養，授征東省郎中。同僚頗弄威福，悌臣力爭之，多所裁抑。田民詞訟，悉還攸司。忠肅歎曰：“廉郎中清簡矣！”左右司請署文移，必曰：“吾郎中署乎？”有則行，無則止。元召授翊正司丞。後奉使江浙省，會討中政院錢貨官吏多行賂求媚，悌臣一切却之。丞相別哥不花待以殊禮，及入相，薦於順帝曰：“老臣在江浙知廉佛奴清白。”具以事白，帝將用之，悌臣以母病力請東

歸。忠穆朝，拜三司右使，賜輸誠翊戴功臣號，轉都僉議評理，進贊成事。征東省官以事欲問臺臣，時李公遂爲大夫，悌臣曰：“臺綱非所當撓，李大夫一時之傑，其可辱乎？”事得寢。

恭愍初，拜左政丞，賜端誠守義同德輔理功臣號。蔡河中在元謀復相，會元南征求勇士，河中密說太師脫脫請還國出兵助征，仍薦悌臣有勇略。悌臣知之，上疏自退，王亦逼脫脫勢，以河中爲政丞，罷悌臣，封曲城府院君，與柳濯等赴征，將士爭奪人馬，行省榜禁不止，民間嗷嗷。悌臣、羅英傑、孫佛永獨不然。行至鴨江，康允忠謀於衆曰：“吾輩離親戚左墳墓以就死地，何日旋歸？欲以精騎五十馳還京城，斬始謀發兵者。”以告悌臣，悌臣曰：“非計也！吾君天也，天可逃乎？忠臣義士，豈有反側之言？”問道疾行，既至都，王遣使請還悌臣，帝以爲高麗大臣，賜宴徽政院，遣之。王誅奇氏，畏元有譴，以悌臣爲西北面都元帥，賜貂裘金帶，授節鉞，曰：“卿行之後，吾不北顧矣。其治軍政，芻糧爲先，城堡次之，器械次之。”拜守門下侍中，再三辭，不允。上疏論軍務曰：“食爲民天，兵藏於農。令軍士有事則操兵，無事則屯田，庶轉餉省而軍食足矣。師之強弱，在於儲備。今師興有日，而輓輸之路阻修。如選精強分屯要害，移其餘卒就食安州等處，觀變而動，則輓粟之勞減矣。戍邊之法，以時而代。今軍士盛夏北來，淹至冬月，無衣無褐，何以禦寒？設使驅而納諸矢石之間，豈肯盡力？請率

以半年相代。軍卒遭喪，不免行伍人子之情，在所不忍。請自今凡遭喪者，許人代之。如無代者，計日給暇。”

後以盛滿辭，復起爲右政丞。紅賊之亂，悌臣馱妻孥財賄車馬甚盛，棄母而去。臺諫論以不孝，拜相逾月不署告身，會金鏞誅，以鏞姻好罷。既而母沒，大斂而葬。明年，領都僉議司事。時辛屯用事，惡悌臣不附己，譖於王。王命其子壻論以不可絕屯之意，悌臣終不變。兀刺之役，悌臣爲西北面都統使，節度諸將。師還，封曲城伯，親圖形賜之。復爲門下侍中。幸臣金興慶多所請謁，悌臣不假貸，興慶有怨言。王曰：“侍中學於中原，性高潔，非他廷臣比。且大臣用心，非汝所知也。”興慶不敢復言。

辛禍立，以悌臣領三司事，尋領門下府事。禍喪畢，御正殿，宰相上壽，悌臣首陳：“爲君難，爲臣不易，親賢遠佞”等語。禍爲之改容，加賜忠誠守義同德論道輔理功臣號。北元遣使拜將作院使。悌臣既老，國有大疑必與議，盡言無隱，位冢宰凡二十九年。及疾，禍遣中官賜宮醞藥餌。悌臣具衣冠受之，謂曰：“公善爲老臣言，上之所以念及老臣者，徒以臣嘗左右先君也。臣今殆矣，願上日慎一日，惟永終是圖。”卒年七十九，謚忠敬。遺命三日而葬。子國寶、興邦、廷秀，皆登第。興邦自有傳，國寶封瑞城君，廷秀官至大司憲，俱與興邦伏誅。

李岳 岡

李岳，字古雲，初名君佺。祖尊庇，初名仁成。早孤，學於其舅白文節，善屬文，工隸書。元宗初登第，籍內侍遷國學博士直翰林院，累轉吏部侍郎。忠烈朝，歷尚書右丞、司議大夫，拜左承旨。時左副承旨金周鼎建議新置必閣赤委機務，尊庇正直，初不與其議，故不在選中，左右以爲不宜斥之，卒以爲必閣赤，進密直副使。歲辛巳，征日本，尊庇爲慶尚忠清全羅道都巡問使，調兵糧戰艦，措置得宜，民不見擾，以判密直司事監察大夫世子元賓卒，世子聞之，泣嘆曰：“尊庇正直，何夭如是！”父瑀，鐵原君。

岳髻鬣異凡兒。忠宣時，年十七，登第。忠肅愛其才，命典符印，除秘書校勘，累遷都官正郎。忠惠初，擢密直代言，兼監察執義。忠肅復位，以岳爲忠惠嬖幸，杖流海島，罷瑀歸田里。忠惠復位，授知申事，進同知樞密院事，轉政堂文學僉議評理。王以武人韓用規爲典校副令，岳執不可，王不聽。忠穆即位，拜贊成事，與提學鄭思度提調政房。宦者高龍普以銓注不公白王，流岳于密城、思度于光陽，既而免之。忠穆薨，奉忠定如元。及嗣位，命岳聽斷國務。還國，命提調政房，賜推誠守義同德贊化功臣，復除贊成事，拜左政丞。閱戰艦于江，還帶弓矢從者三十餘騎，二

騎前導，觀者以爲僭。

恭愍初，封鐵原君，乞骸，入清平山。王徵還，守門下侍中。紅賊入寇，岳爲西北面都元帥，領兵二千行。有朴居士者，自言有秘術，能破賊，以惑人，岳執送于京。既而以岳懦不能軍，遣平章事李承慶代之。紅賊逼京城，從王南幸。賊平，錄扈從功爲一等，封鐵城府院君，賜推誠守義同德贊化翊祚功臣號。十三年卒，年六十八。命有司以禮葬之，謚文貞。

岳謹守繩墨，居家不問有無，以圖書自娛，書法妙一時，嘗手寫《太甲篇》獻王。語其子岡曰：“汝志之，吾既老矣，無官守，無言責，當以格君心爲務耳。”辛禡元年，配享忠定廟庭。子寅、崇、蔭、岡。寅，辛禡十年以固城君卒。蔭，與諸將平紅賊，以功拜上將軍，戰沒。

岡，字思卑，少好學，年十五登第。忠定時，選充侍讀。及王遜于江都，岡從之。恭愍即位，召見，奇之，授典儀注簿，掌符璽，常在左右，愈久愈謹。爲吏部郎中當遷，岡奏曰：“臣執筆注臣名，臣實不敢。”王益重之，出爲慶尚道按廉使。王之南幸也，迎候盡禮，供億甚盛。既還，以元松壽薦，代松壽爲知申事，掌銓選。時方邊報絡繹，上下維持，岡之功居多，然惟務承迎，識者譏之。拜密直副使，卒年三十六。王悼甚，賜重賻。樞密例不得謚，特謚文敬。子原。

洪彥博 師禹 柳淵

洪彥博，字仲容，南陽府院君奎之孫。少好讀書，善屬文。忠肅十七年登第，王賜廐馬一匹。忠穆四年，授密直提學，俄遷知申事。恭愍元年，拜僉議贊成事，賜推誠亮節佐理功臣號，封南陽君。時定六寺判事階，奉翊省郎不署依牒，王怒，囚右司議宋天鳳，將罪之，彥博與洪彬營救得免。三年，拜左政丞，遷右政丞，加端誠亮節輔理安社功臣號，尋封南陽侯，錄誅奇轍功爲一等。十年，改門下侍中。紅賊逼京城，衆議欲避之，彥博獨以爲“先王基緒，不可隳也”，勸王自將與民效死。俄而西兵告敗，王南幸，彥博從之。明年，收復京城，制勝方略，多彥博指畫。判密直事宋卿言於彥博曰：“蒼生望公復相久矣，今爲首相，何無一事協輿望乎？去歲播遷，宗社陷賊，主上蒙塵，取天下笑，公之不早圖也。今公子握府兵，壻長憲司，富貴已極，何不憂國家？”彥博憚之，罷卿。時彥博壻柳淵爲監察大夫，故卿云然。行宮所需金銀乏少，王之用度無節，彥博白曰：“內帑之儲，何如在都時？經費宜加裁省。”王熟視不應，彥博退曰：“言不見從，是何訑訑也？”李齊賢聞之曰：“吾爲相時，每言事若此，吾未嘗不爲王惜也。”

王欲遷都江華，命卜於開泰寺太祖真殿，人民洶

洵。太后洪氏，彥博姑也，面責彥博曰：“爾以外戚巨室位冢宰，中外之望咸屬焉。今王欲遷都，而國人皆不欲，爾盍諫止之？”彥博以告於王，王曰：“予非決遷，欲知吉凶耳。”卜果不吉，國人大悅。時訛言紅賊復來，議選大帥，以彥博不恤國事，命左政丞柳濯爲都統使，彥博與柳淑同掌貢舉，宰樞盛設筵以慰。彥博勳戚首相，淑帷幄寵臣，雖當播越之時，群臣所以傾待者如此。十二年，王將還都，遷延不發。彥博曰：“供頓已備，若淹此期，防農害事，民受其弊。”王從之。南遷後，祀典隳缺，文宣王朔望奠亦廢。成均十二徒請復行，彥博以中外多事，寢之。

興王之變，子師範遣人走報，令避之。時尚早，彥博方與妾卧，聞之自若曰：“不可不食而赴難。”令作粥。賊遣其黨趣彥博所舍，門客急告曰：“賊將至，而猶不起耶？”俄而賊至，曰：“出迎帝命。”家人報曰：“賊在門，宜速避。”彥博曰：“吾見賊問其故。”終不避。子及妻勸避，猶不肯，曰：“安有爲首相而逃死者乎？”徐整衣冠，出戶曰：“爾乃賊也，何稱帝旨？”賊斫之，血濺屋椽，年五十五。賊在興王者，聞之皆呼萬歲。贈謚文正，以禮葬之。子師普、師範、師禹、師瑗。師普官至判閣門事，以子寬弒逆被誅。師範知密直司事，如京師賀平蜀，還至海中許山，遭風溺死，恭愍悼之，特賜謚。

師禹，恭愍時爲慶尚道都巡問使，鎮合浦。清謹

自守，吏民畏愛。倭寇龜山縣三日浦，師禹往擊之，賊潰走，乘勝奮擊，賊登山，師禹麾兵四面攻之，斬獲二百餘，溺水死者以千數，奪被虜者十人，兵仗不可勝紀。後爲全羅道都巡問使。以子倫弑逆，遣人鞠之，杖流遠州。尋遣崔仁哲縊殺師禹及子彝于陝州。當刑，彝泣謂仁哲曰：“請誅彝，釋吾父。”師禹曰：“吾已老矣，願誅老夫，釋吾子。”仍歎曰：“吾嘗斬獲倭賊甚多，功何在耶？”父子相携而死，人皆惜之，全羅慶尚之民至有流涕者。

師瑗，典書。

柳淵，晉州人，三司左使之淀子也。以公廉才幹稱，執事必恪，居官稱職，屢爲將帥，頗得衆心。辛禡二年，以贊成事商議卒，年四十九，中外惜之，謚貞靖。子龍生。

柳濯

柳濯，字春卿，高興府院君清臣之孫。有膽略，善武藝，早以門蔭入元宿衛，還拜監門衛大護軍。不數年，三轉封高興君，元授合浦萬戶。忠定朝，拜都僉議參理，賜推誠亮節翊祚功臣號，進贊成事，恭愍初，出爲全羅道萬戶，持軍整肅，不擾州縣，與士卒同甘苦。王下賴褒獎，賜衣酒勞之。倭寇萬德社殺掠

而去，濯以輕騎追捕，悉還其俘。終濯在鎮，寇不復犯，自製《長生浦》等曲，傳樂府。召復爲贊成事，未幾，拜左政丞。罷，封高興府院君，賜輸誠亮節翊祚輔理功臣號。元將南征紅巾等賊，求勇士，蔡河中薦濯及廉悌臣等四十餘人有勇略。元遣使召之，濯等率兵數千如元，從太師脫脫征高郵賊張士誠，連戰頗有功，復舊官，制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尋以事流外，起封高興侯。王避紅賊南幸，以濯爲慶尚道都巡問兼兵馬使，復拜左政丞，錄興王定難功爲一等，又定辛丑扈從功臣，以濯濟師有勞，又爲一等，改侍中，與評理崔瑩、密直副使吳仁澤提調政房。崔、吳方有寵，一日除官，濯曰：“宜先擇臺省。”瑩率爾曰：“我擇之。”厲聲呼吏曰：“將于達赤名簿來！”濯惡其不讓，辭色方厲。仁澤曰：“臺省豈可於于達赤擇之？須先擇儒士與有名望者。”二人專恣，旁若無人，濯辭疾不與。

魯國公主薨，王惑浮屠說，欲火葬，以問濯，不可，乃止。賜推忠秉義同德輔理翊祚功臣號。舊制，僉議樞密監察重房夕直者，供給甚盛。亂後始廢，兩府欲復之，久未定。都僉議司吏金富等怒稽緩，大書錄事朴允龍、孫國英名，倒帖柱，曰：“誓不出二人告身。”允龍、國英時掌錢穀者。濯聞之怒，下富等獄鞫之，曰：“右司議崔安穎、左正言金存誠所爲。”事聞，罷安穎等。初，公主薨，設四都監十三色以掌喪事，濯多繆舉，安穎坐府中譏議，濯嫌之，至是罷，

人皆非之。有詔使來，舉止甚峻，頗傲於王，見宰相不肯與坐，及見濯，禮貌甚恭，簽書李穡謂同列曰：“侍中動容中禮，見重宜矣。”

監察司囚都評議錄事家奴，濯見執義崔元祐請放，元祐既許，退又囚一奴。濯曰：“囚錄事家奴，是囚我奴也。”怒不朝。宰樞囚元祐獄，罷之。元祐嘆曰：“臺中事必會議而行，豈獨老夫？但老夫無用，固宜貶黜。”有巫自稱天帝釋，妖言惑衆，杖之。元使大都驢謂濯曰：“古安有刑婦人者？”濯無學，不能對。累乞退，不允。王大營公主影殿于馬岩，濯謂同知密直安克仁、簽書密直鄭思道曰：“馬岩之役，非但勞民傷財，術家有言，築室于茲，異姓王矣。濯濫首百官，食君之祿，豈可腹非而成君上之過，貽譏後世耶？寧死不可不諫。”克仁等從之，上書曰：“今歲大旱，五穀不登，民將無食，乞停中外土木之役。”王大怒，曰：“是沮吾影殿之役也。”下濯、思道獄，以克仁定妃父，勒歸私第。

濯持重，美風度，動止可觀，同列服之。及下獄，皆驚歎。太后使人諭王曰：“是祇以彰君之過，而見宰相之賢也，可釋濯等。”王不聽，即以李春富代濯爲侍中，命李穡等鞠以魯國之薨闕祭三日其葬降用永和公主例。濯曰：“公主，國母也，賓天之初，臣等哀慟，罔知所爲，遂致闕祭。辛丑之亂，禮文皆失，故葬禮以臣等所知爲例耳，非有他也。”以聞，王怒甚。辛屯出曰：“侍中當死矣。”王欲殺濯，命穡製諭衆文，穡

對以濯無死罪，不敢爲辭，力爭。王又大怒下穢獄，穢泣曰：“臣非畏死，恐王以無罪殺大臣耳。”王皆釋之。翌日，濯等謝，王賜酒慰之曰：“予失於怒，辱卿等數日，毋怪也。”語在穢傳。後王又以正陵無臘祭爲濯所定，下獄免爲庶人，籍其家。都堂言：“諸陵皆無臘祭，請釋之。”王怒解，還告身及家財。

辛屯既誅，憲司奏：“濯爲首相，嘗欲專占全羅軍民，依妹婿也先帖木兒設萬戶府，成軍目青冊，納樞密院。又公主昇遐之初，闕殯奠葬用薄禮。又黨逆賊辛屯，賄以奴婢錢財，相與結援，李伯修告屯逆謀，濯知而不首。乞置典刑，以正不敬不忠之罪。”王從之，太后使宦者沙顏不花請宥之。王怒囚沙顏不花，遂縊殺濯于青郊。年六十一。國人有涕泣者，時議以爲王憾濯諫止影殿之役也。後我太祖夢濯祈爵其子濕，異之，贈濯特進輔國高興伯，謚忠靖，授濕官。子雲、濕、溍。

慶復興

慶復興，初名千興。清州人。父斯萬，性質素，娶明德太后姪女，以故昵侍禁掖，與宦寺無異，人譏之。官至右代言，嘗受命醮摩利山塹城，聞空中若有呼“慶代言不幸短命”者再，還謂友人曰：“吾不久於世矣。”未幾果卒。

復興性清直，累遷監察掌令。恭愍初，拜軍簿判書，歷判樞密院事，參知門下政事，陞知政事商議。時議築京城，復興與鄭世雲、柳淑言：“今四方兵起，瘡痍飢饉，若築城，民將不堪。”王命罷其役。錄誅奇轍功爲一等，改參知中書省事。御史臺劾黃裳、楊伯淵姦判密直辛貴妻康氏，復興言：“康之失節，以夫在流，不能防閑也。自丙申以來，流竄者寔繁，室家怨曠，多失節，請皆放還鄉里。”從之。

紅賊入寇，以復興爲西北面元帥，尋爲副元帥，率兵千餘，屯安州。畏賊不敢戰，王怒，欲論以軍法。洪彥博言：“復興公廉謹篤，然不閑將略，是用者過也。”王怒解。賊退，賜盡忠同德協輔功臣號。尋拜平章事守門下侍中。錄己亥擊走紅賊、辛丑扈從功、俱爲一等。

崔濡在元，譖于帝，廢王立德興君，發遼陽省兵納之，遣李家奴來收王印章。王以復興爲西北面都元帥，屯安州。李珣爲都體察使，屯泥城。禹禪、朴椿爲都兵馬使，分屯江界、禿魯江等處。安遇慶、李龜壽、洪瑄、池龍壽分屯諸州，皆受復興節度。以密直副使丁贊爲西北面都安撫使。椿聞家奴將至，收兵得卒數千，甲士二百餘人，生獲二獐，詣家奴所舍曰：“椿某處萬戶管下千戶也，王令椿防倭故到此，今有廢立之言，然乎？椿將爲我王死也。”因泣下，殺獐餽之。家奴嘆息，且有懼心。椿又從間道以所領兵送珣屯所，令珣遇家奴亦如之。贊遣麾下兵馬使睦忠將兵

屯要害，忠乃宰相仁吉從弟也，依勢不從贊節度，贊不能制。忠怨贊，誣構贊與德興通謀議，乃棄屯所，逼贊營，欲襲殺之。贊大懼，棄軍奔復興營，明其誣。王遣使繫致巡軍，召忠對置，事無驗，憂憤而卒。贊性寬博，有武藝，時人惜之。

復興移檄德興君從者曰：“本國父老子弟，或以功名，或以朝覲，用賓中國，久近不同，老於旅食，豈無東意？道里云遠，盜賊蜂起，歲月愈深，歸計愈踈。父母妻子，夜夢晝思，言及淚下，貌同敬他，握粟出卜，妄喜且悲，曷月曷日，予還歸哉？奈何今又自貽伊阻？聽人論言，僞主云從，至爲防身，弓矢甲刃，旁招殘賊，妄謂羽翼，野宿風殮，靡所定居，憊惘遷延，不進則退，謀所不謀，爲所不爲，乃臆以謂‘吾事儻濟，以是欲見三族，欲榮一己，夸耀里閭，拜掃松楸’，何異緣木求魚，理舟涉山？祇自勞苦，斃於狂妄。緣木求魚，理舟涉山，已云狂妄，猶無後災。如爾之災，未容口頰。尚我主上，至仁以慈，欲爾改修，存爾三族，雖法吏議刑，選軍革田，亦堅執不許，姑待須臾，且如年前，邊將負勇，不備紅賊，賊逼都城，乃於蒼黃。主上自令鰥寡孤獨無保持者，先出遠害，毋犯賊鋒。及至南幸，惠養如子，肆爾三族，得保首領，又不窮乏，今猶昔也。爾尚不知委質報德，誤從白家之息，自納篡逆之罟，必使之夷三族、撥墳墓、瀦宅舍、沒田口，然後已乎！豈惟國人，施爾顯戮，抑亦社鬼，丕降陰誅。爾何悖理，至於如斯？然而體

思爾心，亦不得已。不得已說，茲復不贅，聊以招懷。國中之人，孰非故舊？有位之士，孰非姻親？冀復面目，實無異志。爾勿爲胡越，爾勿爲鬼蜮。且彼蘇武牧羊，猶持使節；管仲射鉤，終相桓公。二人之事，其審克之。主上宰臣，協謀成言。苟能來者，仍其僞授，不降一級，爵之命之。嗚呼！四山雪滿，大野風鳴，覆甕車下，仰視星斗，於斯時也，鄉思幾何？越鳥南枝，狐貉首丘，爾可以人，不如禽獸？書到爾部，不出三日，戒爾徒旅，勤爾跋涉，如魚得水，如鳥歸林。嗚呼！此厥不聽，與爾永訣。”

珣又移書諭崔濡、羅英傑、柳仁雨、黃順、洪法華等曰：“本朝自太祖統三以來，聖子神孫，繼繼相承，迄于今日，非王氏不得爲王，爾等所共知也，乃何以異姓白家之子欲立爲王，反攻父母之邦耶？爾等離鄉土、辭親戚，苦身樵思，千里而從人者，無乃欲富貴其身而顯榮於鄉黨親戚乎？今若率兵欲入，則爾之三族無遺類矣，然則雖能得入，誰與爲榮？且爲人子，未免亂賊之名，則何面目立乎天地之間，宜各挺身渡江而來，來則罪輕，不則罪重，可不慎哉！”濡奉德興渡鴨綠江，崔瑩、安遇慶等諸將擊敗之，濡渡江而走。復興遣錄事金南貴獻捷，王賜南貴銀一錠，遣人賜復興酒，拜左侍中。凱還，王命有司如迎駕儀，令百官宴于國清寺南郊慰之，賜諸將賊臣田宅產。

辛旽用事，復興雖在相位，不得與聞政事，爲旽所擠，罷封清原府院君，後與吳仁澤等謀除旽，事洩，

杖流興州，沒爲奴，籍其家。屯誅，召還，復拜左侍中，提調政房。王見弒，復興欲立宗室，仁任乃立辛禡。禡始開書筵，翼日稱疾欲停講，復興曰：“聖賢書雖不讀，常在手亦自有益。”禡乃講。

有韓略者，口給無才行，初爲司憲令史，登明經科，以禡外戚超授官，又托乳媪宦寺求爲持平。禡一日用小帖擬略臺官、金瑄重房、韓忠典法下政房，瑄、忠亦禡外戚也。復興言：“注授已訖，不可更改。”禡曰：“有紙墨，改之何難？”復興又言：“古者，外戚不除言官，請授他職。”禡曰：“何不從命？”強之。復興力爭，終不授。復興與仁任、瑩、池齋同注擬，齋曰：“當先軍功。”復興曰：“此則都目，宜後軍功。”久未定。時池、李擅權，舉國趨附，復興廉潔自守，雖惡其貪饕，知不可救，日以醉酒爲事，及其銓注，輒薦賢以抑行賄之輩。然梃二人，不能行己意，或先出不與。

都堂將議呈省書，復興醉不至，瑩呼堂吏曰：“可撤禁酒榜，首相乃如是耶。”諸相遂詣復興第，復興赧然曰：“吾因飲藥而醉，未能進也。”嘗與親舊夜飲聯句，典客令金七霖曰：“予近自外來，民之憔悴莫甚，此豈唱和爲樂之時耶？”復興默然。又嘗與瑩率私兵大獵東郊，時方旱蝗，識者譏之。六年，國家聞遼東欲攻納哈出，慮其掠我界，遣人覘之，還言遼東總兵已出師，都堂亟會議，復興醉又不至，仁任、林堅味忌復興清直，訴以嗜酒不視事，流清州。又流門下評理